

春 桃

許 地 山 著



文学小丛书

春 桃

許地山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六三年·北京

春 桃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1738 字数81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50}$ 印张3 $\frac{22}{25}$ 插页2

1963年7月北京第1版 196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本次印数: (普) 00001—13000 册

累计印数: 15000 册

定价 (3) 0.33 元

前 言

許地山(1893—1941)是“五四”时代著名的作家,文学研究会的重要会员,也是一位富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的作家;当时以“落华生”的笔名发表的小说和散文,在读者中颇有影响,尤以小说情节曲折,富传奇性,艺术手法新颖,别具风格,受到读者欢迎。但在其早期某些作品中,还透露着消极、苦闷的不健康感情,反映了作者不满现实而又企图逃避现实斗争的思想实质。作者一生中较后期的作品,社会性和主题思想便比较鲜明。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在香港参加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,为抗战事业与社会文化活动而奋斗。

这里选收短篇小说七篇,虽不足窥探作者文学创作成果之全豹,但是这几篇包括了作者早期与后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,大致概括了作者小说创作的风貌。

《商人妇》、《綴网劳蛛》两篇是当年“五四”文学中膾炙人口的作品，两篇題材不同，却都成功地塑造了有性格的人物，并且生动地描繪了異域風光和习俗。两个女主人公的遭遇不一样，可是她們的命运同屬坎坷多舛，同在逆境中具备着非凡的毅力与勇气，各自采取了适应环境的特定生活方式。如《商人妇》的惜官，被丈夫遺棄、騙卖之后，在现实生活中逐漸鍛炼得坚强起来；《綴网劳蛛》的尚洁，以惊人的宁靜态度处理着自己不幸的生活，虽然她們的人生理想寄托于虛幻的宗教或宿命論的哲理，但两个女主人公的坚强个性中杂揉的反抗性，还是表达了一定的积极意义。从主人公的倔强反抗和逆来順受的积极或消极的两面性格中，也說明了一个問題：作者大胆揭露了社会生活的矛盾，而解决矛盾的途徑仅是妥協或采用沉默的自我反抗方式，却不曾賦予小說中的人物以革命的叛逆性。

《女儿心》中的麟趾，性格就不同于以上两位女主人公了。她是一个为清廷竭尽愚忠的滿洲官吏的女儿，幼年即罹离乱，在江湖上流浪卖艺，以

迄成长，不为环境移志，不为利欲动心，始终怀着一个理想，寻找那久已存亡未卜、音容模糊的父亲，她的坚定的个性和其他作品中的主人公颇有共同之处，不过她已不是宗教徒了。小说通过麟趾的故事，并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夕直到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年月的时代面貌，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。

《春桃》与《铁鱼底鳃》是两篇现实主义的作品。《春桃》是作者的一篇代表作，它的主题、风格和上述各篇殊异，它写出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，他们的直率、爽朗、自我牺牲的性格；春桃的泼辣、善良的形象，栩栩如生，读后令人久久难忘。从作者笔下受命运支配的惜官、尚洁，进而为不甘愿受命运播弄的麟趾，以至更进而为自己主宰自己命运的春桃，她们都是性格鲜明、形象丰满的人物，但是彼此之间包容着不同的历史阶段与时代烙印，并从而反映了社会的变动和作者思想的进展。《铁鱼底鳃》是一篇充溢着热爱祖国激情的作品，作者在这篇小说中以朴素的文笔描写了雷先生所学不能致用的苦闷，严厉地抨击了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。这两篇作品是作者后期创作中可喜

的收获。

許地山的小說，在发表当时大都发生过一定的影响。今天的时代相距“五四”文学革命时期已有四十余年了，我們閱讀过去年代的作品，应以正确的历史观点分析作品，汲取精华，揚棄糟粕，批判地接受。現在我們將这几篇文采斑斕的作品輯成一册，推荐給讀者，也还是这个意思。

編 者 1963年2月

目 次

商人妇.....	1
綴网劳蛛.....	25
在費总理底客厅里.....	56
街头巷尾之倫理.....	71
女儿心.....	78
春桃.....	136
铁魚底鰓.....	169

商人妇

“先生，請用早茶。”这是二等艙底侍者催我起床的声音。我因为昨天上船的时候太过忙碌，身体和精神都十分疲倦，从九点一直睡到早晨七点还没有起床。我一听侍者底招呼，就立刻起来；把早晨应办的事情弄清楚，然后到餐厅去。

那时节餐厅里滿坐了旅客。个个在那里喝茶，說閑話：有些預言欧战誰胜誰負的；有些議論袁世凱該不該做皇帝的；有些猜度新加坡印度兵变乱是不是受了印度革命党运动的；那种唧唧咕咕的声音，弄得一个餐厅几乎变成菜市。我不慣听这个，一喝完茶就回到自己底艙里，拿了一本《西青散記》跑到右舷找一个地方坐下，預备和书里底双卿談心。

我把书打开，正要看时，一位印度妇人携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到跟前，和我面对面地坐下。

这妇人，我前天在极乐寺放生池边曾见过一次；我也瞧着她上船；在船上也是常常遇见她在左右舷乘凉。我一瞧见她，就动了我底好奇心；因为她底装束虽是印度的，然而行动却不像印度妇人。

我把书搁下，偷眼瞧她，等她回眼过来瞧我的时候，我又装做念书。我好几次是这样办，恐怕她疑我有别的意思，此后就低着头，再也不敢把眼光射在她身上。她在那里信口唱些印度歌给小孩听，那孩子也指东指西同她说话。我听她底回答，无意中又把眼睛射在她脸上。她见我抬起头来，就顾不得和孩子周旋，急急地用闽南土话问我：“这位老叔，你也是要到新加坡去么？”她底口腔很像海澄底乡人；所问的也带着乡人底口气。在说话之间，一字一字慢慢地拼出来，好像初学说话的一样。我被她这一问，心里底疑团结得更大，就回答说：“我要回厦门去。你曾到过我们那里么？为什么能说我们底话？”“呀！我想你瞧我底装束像印度妇女，所以猜疑我不是唐山（华侨叫祖国做唐山）人。我实在告诉你，我家就在鸿渐。”

那孩子瞧见我们用土话对谈，心里奇怪得很，

他搖着妇人底膝头，用印度話問道：“媽媽，你說的是什麼話？他是誰？”也許那孩子從來不曾聽過她說這樣的話，所以覺得希奇。我巴不得快点知道她底底蘊，就接着問她：“這孩子是你養的么？”她先回答了孩子，然後向我嘆一口氣說：“為什麼不是呢！這是我在麻德拉斯養的。”

我們越談越熟，就把從前的畏縮都除掉。自從她知道我底里居、職業以後，她再也不稱我做“老叔”，便轉口稱我做“先生”。她又把麻德拉斯大概的情形說給我聽。我因為她底境遇很希奇，就請她詳詳細細地告訴我。她談得高興，也就應許了。那時，我才把書收入口袋里，注神聽她訴說自己底歷史。

我十六歲就嫁給青礁林蔭喬為妻。我底丈夫在角尾開糖鋪。他回家的時候雖然少，但我們底感情決不因為这样就生疏。我和他過了三四年的日子，從不曾拌過嘴，或鬧過什麼意見。有一天，他從角尾回來，臉上現出忧悶的容貌。一進門就握着我底手說：“惜官（閩俗：長輩稱下輩或同輩底

男女彼此相称，常加“官”字在名字之后），我底生意已經倒閉，以后我就不到角尾去啦。”我听了这话，不由得問他：“为什么呢？是买卖不好嗎？”他說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是我自己弄坏的。这几天那里賭局，有些朋友招我同玩，我起先贏了許多，但是后来都輸得精光，甚至連店里底生財家伙，也輸給人了。……我实在后悔，实在对你不住。”我怔了一会，也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話来安慰他；更不能想出什么話来責备他。

他見我底泪流下来，忙替我擦掉，接着說：“哎！你从来不曾在我面前哭过；現在你向我掉泪，簡直像熔融的铁珠一滴一滴地滴在我心坎儿上一样。我底难受，实在比你更大。你且不必担忧，我找些資本再做生意就是了。”

当下我們二人面面相覷，在那里靜靜地坐着。我心里虽有些規劝底話要对他說，但我每将眼光射在他臉上的时候，就觉得他有一种妖魔的能力，不容我說，早就理会了我底意思。我只說：“以后可不要再要錢，要知道賭錢……”

他在家里閑着，差不多有三个月。我所积的

錢財倒还够用，所以家計用不着他十分挂慮。他鎮日出外借錢做資本，可惜沒有人信得过他，以致一文也借不到。他急得无可奈何，就动了过番（閩人說到南洋为过番）的念头。

他要到新加坡去的时候，我为他摒擋一切应用的东西，又拿了一对玉手鐲教他到厦門兌来做盘費。他要趁早潮出厦門，所以我們別离的前一夕足足說了一夜的話。第二天早晨，我送他上小船，独自一人走回来，心里非常煩悶，就伏在案上，想着到南洋去的男子多半不想家，不知道他会这样不会。正这样想，驀然一片急步声达到門前，我认得是他，忙起身开了門，問：“是漏了什么东西忘記帶去么？”他說：“不是，我有一句話忘記告訴你：我到那边的时候，無論做什么事，总得給你来信。若是五六年后我不能回来，你就到那边找我去。”我說：“好罢。这也值得你回来叮嚀，到时候我必知道应当怎样办的。天不早了，你快上船去罢。”他紧握着底手，长叹了一声，翻身就出去了。我注目直送到榕蔭尽处，瞧他下了长堤，才把小門关上。

我与林蔭乔別离那一年，正是二十岁。自他

離家以後，只來了兩封信，一封說他在新加坡丹讓巴葛開雜貨店，生意很好。一封說他底事情忙，不能回來。我連年望他回來完聚，只是一年一年的盼望都成虛空了。

鄰舍底婦人常勸我到南洋找他去。我一想，我們夫婦離別已經十年，過番找他雖是不便，却強過獨自一人在家裡挨苦。我把所積的錢財檢妥，把房子交給鄉里底榮家長管理，就到廈門搭船。

我第一次出洋，自然受不慣風浪底顛簸，好容易到了新加坡。那時節，我心里底喜歡，簡直在這輩子里頭不會再遇見。我請人帶我到丹讓巴葛義和誠去。那時我心里底喜歡更不能用言語來形容。我瞧店里底買賣很熱鬧，我丈夫這十年間的發達，不用我估量，也就羅列在眼前了。

但是店里底伙計都不認識我，故得對他們說明我是誰，和來意。有一位年輕的伙計對我說：“頭家（閩人稱店主為頭家）今天沒有出來，我領你到住家去罷。”我才知道我丈夫不在店里住；同時我又猜他一定是再娶了，不然，斷沒有所謂住家的。我在路上就向伙計打听一下，果然不出所料！

人力車轉了几个弯；到一所半唐半洋的楼房停住。伙計說：“我先进去通知一声。”他撇我在外头，許久才出来对我說：“头家早晨出去，到現在还没有回来哪。头家娘請你进去里头等他一会儿，也許他快要回来。”他把我两个包袱——那就是我底行李——拿在手里，我随着他进去。

我瞧見屋里底陈設十分华丽。那所謂头家娘的，是一个馬來妇人，她出来，只向我略略点了一个头。她底模样，据我看来很不恭敬，但是南洋底規矩我不懂得，只得陪她一礼。她头上戴的金剛钻和珠子，身上綴的宝石、金、銀，衬着那副黑臉孔，越显出丑陋不堪。

她对我說了几句套話，又叫人递一杯咖啡給我，自己在一边吸烟、嚼檳榔，不大和我攀談。我想是初会生疏的緣故，所以也不敢多問她底話。不一会，得得的馬蹄声从大門直到廊前，我早猜着我丈夫回来了。我瞧他比十年前胖了許多，肚子也大起来了。他口里含着一枝雪茄，手里扶着一根象牙杖，下了車，踏进門来，把帽子挂在架上。見我坐在一边，正要发問，那馬來妇人上前向他啣

唧咕咕地說了几句。她底話我虽不懂得，但瞧她底神气像有点不对。

我丈夫回头問我說：“惜官，你要来的时候，为什么不預先通知一声？是誰叫你来的？”我以为他見我以后，必定要对我說些溫存的話，那里想到反把我詰問起来！当时我把不平的情緒压下，陪笑回答他，說：“唉，蔭哥，你岂不知道我不会写字么？咱們乡下那位写信的旺师常常給人家写別字，甚至把意思弄錯了；因为这样，所以不敢央求他替我写。我又是决意要来找你的，不論迟早总得动身，又何必多費这番工夫呢？你不曾說过五六年若不去，我就可以来嗎？”我丈夫說：“嚇！你自己倒会出主意。”他說完，就橫橫地走进屋里。

我听他所說的話，簡直和十年前是两个人。我也不明白其中的緣故：是嫌我年长色衰呢，我觉得比那馬來妇人还俊得多；是嫌我德行不好呢，我嫁他那么多年，事事承順他，从不曾做过越出範圍的事。蔭哥給我这个悶葫芦，到現在我还猜不透。

他把我安頓在楼下，七八天的工夫不到我屋里，也不和我說話。那馬來妇人倒是很殷勤，走来

对我說：“蔭哥这几天因为你底事情很不喜欢。你且寬怀，过几天他就不生气了。晚上有人請咱們去赴席，你且把衣服穿好，我和你一块儿去。”

她这种甘美的語言，叫我把从前猜疑她的心思完全打銷。我穿的是湖色布衣，和一条大紅綢裙；她一見了，不由得笑起来。我觉得自己滿身村气，心里也有一点慚愧。她說：“不要紧，請咱们的不是唐山人，定然不注意你穿的是不是时新的样式。咱們就出門罢。”

馬車走了許久，穿过一丛椰林，才到那主人底門口。进門是一个很大的花园，我一面張望，一面随着她到客厅去。那里果然有很奇怪的筵席摆設着。一班女客都是馬來人和印度人。她們在那里噤哩咕嚕地說說笑笑，我丈夫底馬來婦人也撇下我去和她們談話。不一会，她和一位妇人出去，我以为她們逛花园去了，所以不大理会。但过了許久的工夫，她們只是不回来，我心急起来，就向在座的女人說：“和我来的那位妇人往那里去？”她們虽能会意，然而所回答的話，我一句也懂不得。

我坐在一个軟墊上，心头跳动得很厉害。一